



瀘陽文史資料

第九輯

辽阳文史资料

第九辑

(民国时期辽阳人物专辑)

中国政治协商会议辽宁省
辽阳市委员会学习宣传文史委员会编
1997年4月

辽阳文史资料

第九辑

中国政治协商会议辽宁省
辽阳市委学习宣传文史委员会编

*

中共辽阳市委机关印刷厂印刷

工本费：10元

辽辽出临图字〔1997〕第27号

序 言

中华民国自1912年1月建立到1949年10月新中国诞生，中经1912年至1928年的北洋军阀以及1928年到1949年9月的国民党政府的统治。而东北地区又于1931年9月18日到1945年8月15日沦陷日伪统治14年。

辽阳以其重要的地理位置和独特经历处于这一历史阶段的漩涡之中。辽阳是我国东北大地上一颗历史悠久、光芒四射的璀璨明珠。它美丽富饶，素有文化古城之称。辽阳地处辽东半岛，辽宁中部，介于沈阳、鞍山、本溪等大工业城市的三角地带。地下矿藏丰富，地上交通便利，战略地位十分重要。自古人才辈出，谓之人杰地灵。多少文人墨客，名扬华夏，世人赞誉。如中国古典文学四大名著之一的《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祖籍辽阳；闻名遐迩压倒三江的王尔烈就出生辽阳蓝家镇风水沟村一世宦之家。到清末，清末年间录取的秀才，辽阳一邑占奉天全省额数之半。民国初年，辽阳籍国会议员、省咨议局、省议会的议员就有十几人之多，真可谓人才济济。

袁世凯上台当上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中国开始了北洋军阀武人专政的时代，因此崇尚武力。青年中弃文习武之风盛行，粗略统计，辽阳子弟入保定军校，从开办的第一期到结束的第九期就有19人之多。他们毕业后，服役在奉军、东北军中，升到军长、副军长不乏其人。当然不容

谎言，日伪统治时期，辽阳籍的汉奸也有人在，他们成为历史的罪人。

本专辑收录了民国时期不同类型的人物 13 人，其中有诸如王理寰、赵毅等爱国进步的人物；有白永贞等社会名流；还收录了日伪、汪伪军政人员于冲汉、孙其昌等反面人物。

本专辑从征集到出版做到了尊重历史，实事求是，褒贬兼顾，分量适中，具有可读性。这本专辑的出版，是我们进行爱国主义、社会主义教育，乃至精神文明建设的好教材。

中华儿女为振兴中华而奋斗，首先需要热爱中国，热爱中国就需要了解中国。不知道昨天的中国，就不可能正确理解今天的中国，也就不可能展望明天的中国。热爱中国不是一句空话，是有丰富内涵。从人人做起，就要热爱家乡，热爱家乡就要了解家乡的前天和昨天，不了解过去的家乡，就难以正确理解今天的家乡。

昨天辽阳出现了那么多的叱咤风云的历史人物，令人倾倒。然而同一时代，同在辽阳地区也还出现了历史渣滓。他们人数虽少，但影响极坏。这些在当年出身高贵、所谓满腹经纶、腰缠万贯，为什么会上走附逆的道路上去呢？缺的是什么？就缺少中华民族的灵魂——爱国主义。所以，他们见钱眼开，见权利就拜倒，见洋人就摇尾乞怜，难道这不是给我们最大的启示吗？

编 者

注

1、本辑所收历史人物稿件，除王理寰、应德田为陈志新撰写外，其余均为邵桂花执笔。

2、本辑文史资料文有出处，因版面有限，不能列注，文责撰者自负。

目 录

赵 毅	(1)
王理寰	(16)
关诚允	(45)
白永贞	(56)
金毓黻	(63)
李绍白	(80)
徐 梁	(85)
关吉玉	(92)
应德田	(97)
于冲汉	(124)
刘恩格	(151)
孙其昌	(162)
富双英	(181)

赵毅

赵毅，字希贤，别号惕若，1898年5月（清光绪二十四年四月），生于今辽宁省辽阳市灯塔市（县级）铧子乡唐家堡子村一个穷苦农家。祖籍山东掖县，到其祖父时，家乡闹灾荒，举家逃到东北，落籍唐家堡子村。赵毅有兄弟姐妹9人，均在农村业农。赵毅家中寒微，13岁时才入村塾启蒙。1914年，年已17岁的赵毅随着文化知识的增长，思想有了变化，为改变现状和封建束缚，毅然走出家门到本溪去做苦工。半年后，转赴奉天省城，投族兄赵亦皋（清末秀才在省城任教员）得其帮助，报考奉天筹边学校和奉天两级师范学校（均系公费）。1915年，赵毅在奉天城读书之日，正是袁世凯图谋帝制，与日本签订卖国的“二十一条”之时，以此换取对其称帝的支持。赵毅与同学林大木组织“铁血团”，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及其卖国罪行，因此，赵毅被学校开除。

1917年暑期，北京清河陆军中学因陆军小学停办而生源断绝，遂奉陆军部令，从普通中学毕业生中招取新生，赵毅有幸考取陆军中学，在校修业两年，于1919年7月毕业，8月升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为第9期，编在炮科。1923年8月毕业，回到东北投奉军，分配到驻锦州奉军27师炮兵27团，任少尉见习排长，后升充营副，得到师长张作相的赏识。

1924年7月，吉林督军兼省长孙烈臣病故，张作相继其后任，赵毅随张作相调赴吉林，任督军公署少校参谋。同年9月，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奉军共编6个军，张作相任第4军军长，赵毅随张作相参加第二次直奉大战，在锦州一带留守后方。奉系张作霖打败直系控制北京政权后，对奉军进行整编，张作相任吉林省军务督办兼第15师师长，赵毅仍在张作相督办公署任参谋职。

1925年11月，郭松龄率奉军精锐七万多人挥师东下反奉，势如破竹，所向披靡，张作霖惊慌失措，急令张作相阻击。赵毅随张作相驻守山海关。张作相所部遭郭军重创而溃败，退到巨流河一侧收容集中。郭、奉两军在巨流河一线展开会战。张作相率所部在奉军阵地右翼对抗郭军。会战的最后一天，张作相到达腰高台子，令赵毅负责接收郭军遗留阵地上的炮车，委赵为炮兵营营长。赵毅不辱使命，很快将这部分重武器用到进攻二道河子的战场上了。

郭松龄反奉被平息后，各部队仍回原防，赵毅随吉军返回防地，充任炮10团第1营营长。不久，升任吉林奉军第7旅662团团长，驻防双城县。赵毅于双城驻防时，自立信誉，严加管束部队，以身作则，严明纪律，一改过去旧军扰民、害民的恶劣作风，在双城颇得民众好评。

1928年7月，张学良子继父业，执掌东北大权，将奉军改编为国防军和省防军，赵毅所在第7旅改称东北陆军步兵第7旅，赵任57团团长。1931年5月1日，张学良对东北军再次进行改编，为和国民党中央政府求得统一，又保持东北军的独立编制，乃取消东北军旅的冠称，改称国民革命军独立旅，编入了国民党军队统一序列之内。原东北陆军步兵第7旅改编为陆军独立第22旅，苏德臣任旅长、赵毅任第662团团长，仍驻防双城。

1931年9月18日夜，日本关东军炮击沈阳北大营，占领沈阳城，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揭开了日本侵华战争的序幕。事变发生后，日本侵略者的铁蹄并未在原地踏步，迅速向长春、吉林进犯，时任吉林督军公署参谋长的熙洽，竟认贼作父，从长春把日本迎到吉林。9月23日，在日本侵略军的卵翼下，组成吉林傀儡政权，熙洽自任伪吉林省军政长官。他还纠集孤臣孽子于琛澄，委任他为伪吉林“剿匪”总司令。与此同时，熙洽伙同于琛澄阴谋策动东北军吉林部队将领的叛变。如21旅旅长赵芷香、22旅旅长苏德臣、23旅旅长李桂林、27旅旅长吉兴、骑兵

旅长常尧臣以及团长刘宝林、马锡麟、王茂堂、曲宝珩、夏鸿漠等纷纷投敌。熙洽一伙利用日军控制的吉林军械厂的武器，很快拼凑了李雅一、刘宝林、马锡麟、王茂堂、李锡三5个伪军旅，充当日军进攻哈尔滨的炮灰。

驻守双城的东北军第22旅旅长赵毅也是汉奸们拉拢的对象之一。赵毅是原东北军第22旅662团团长，因旅长苏德臣在“九·一八”事变后即去吉林投靠熙洽，张作相即令赵毅接任旅长职。赵旅除661团驻守敦化外，662团、663团均驻在双城及哈长铁路沿线。哈长路因有国际关系，在事变后始终畅通无阻。

双城位于哈尔滨以南，是日伪军北进入侵哈尔滨的必经门户，因此，赵毅驻守双城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敌人视赵毅为眼中钉，必欲除之而后快。熙洽、于琛澄二逆以及郭恩霖、孙其昌等利用他们同赵毅多年的历史关系，施展各种伎俩向赵毅策反，竭力对赵威胁利诱，企图使赵软化，跟他们同流合污。熙洽、于琛澄先后派双城商会会长车玉堂以及张星桥、李书铭、刘宝久、孙其昌等到双城同赵毅会谈，并带去了委赵毅为“剿匪”副总司令兼参谋长的委任状，另送大洋3万5千元，对赵进行拉拢，均遭到赵毅的严辞拒绝。赵毅把钱留下充作军饷，其他退回。赵毅还分别复函群奸，晓以大义。

为了消灭抗日有生力量，日伪汉奸在日寇的唆使下，决定由于琛澄亲自率领李锡三、刘宝林、马锡麟三个伪军旅，由舒兰出发，于1932年1月16日占领榆树后，向北推进夺取哈尔滨。但双城是进军哈尔滨的必经之路，所以于逆再次派人到双城面商于赵毅，被赵拒绝。1月23日，日伪军占领拉林。之后，于逆又约赵毅面谈。赵毅报国之心矢志不渝，一方面不动声色的进行精心布置，以备消灭来犯之敌，一方面亲赴于逆之约。二人见面之后，赵毅首先劝告汉奸于琛澄应早日悬崖勒马，一致对外。然此时于逆早已死心塌地投敌叛国，那里会听进去这些忠言相告。因赵毅所部是哈长线护路军，顾及国际关系，对赵未敢轻举妄动。但于

琛澄还是派刘宝林到双城东十里铺附近，对赵毅部进行监视和威胁，与此同时，在吉林的孙其昌、郭恩霖皆同赵毅通了电话，对赵说：日军天野旅团即将北上，路经双城要求合作，不可冲突。赵毅毫不露声色地虚与委蛇，实际上消灭伪刘宝林旅的军事行动即将开始。

1932年1月30日，赵毅亲率22旅7个营的兵力，出其不意，一举歼灭了伪军刘宝林旅，生擒伪军官兵700余人，获大小枪支五六百条，有力的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极大鼓舞了22旅官兵的斗志，由此揭开双城保卫战的序幕。战斗结束后，赵毅率部急返双城，途经兰旗屯时，他集合队伍，向全体参战官兵讲话。赵毅首先发问：“我们已经把卖国的汉奸伪军打垮了，今后怎么办？”官兵异口同声的回答：“打日本鬼子！”大有声动天地，气吞山河之慨。赵毅被官兵们的这种爱国热情感动得热血沸腾，情不自禁地在官兵面前跪下，激动地说：“你们真是爹妈的好儿子，真是爱国的男子汉，我赵某人不配站着和你们讲话，我代表东北老百姓欢迎你们抗日救国，感谢你们抗战！”全体官兵立即沸腾起来，“打日本！”、“打汉奸！”的口号声响彻云霄。

日军得知伪军刘宝林旅被歼，恼羞成怒，立即派长谷旅团乘火车从长春驶往双城。赵毅闻讯后立即做了战斗部署：派663团在兰凌河岸老少沟隧道拆毁铁轨，颠覆日军兵车予以阻击；继在双城车站设伏，待日军兵车到达时，相机聚歼之。赵毅把作战计划报告给在哈尔滨的自卫军总司令部并请求他们派兵增援。

岂料663团团长陈德才（后来附逆投敌）并未按时执行赵的命令，去袭击敌兵车、炸桥和拆毁铁路，使日军两列增援兵车顺利通过老少沟和松花江桥，于1月31日拂晓抵达双城火车站。幸好赵毅设伏已全部完成。日军因得熙洽报告：“说双城驻军无意与日军为敌，故日军未作戒备，加之沿途屡遭袭击，野餐露宿已有疲惫之色。所以列车一停，日军整队下车，架枪休息。时值严冬，气温已下降至零下二三十度，敌军升火取暖毫无防范。赵毅抓住

稍纵即逝的战机，一声令下，伏兵势如猛虎下山，搏兔之姿，三面突起向日军猛击，竟至肉搏，把长谷旅团围在中央，予以聚歼。此次战役，毙伤日军 400 多人。赵旅速战速决，一举歼灭如此众多敌人，是日军自“九·一八”入侵以来遭到的空前的一次打击，在东北地区震动很大。双城阻击战是东北军抗日战争史上光辉一页。

双城之战日军遭到重创，为雪战败之奇耻，敌人不断从长春派来增援部队，企图将赵旅消灭在双城境内。因赵毅缺乏灵活的战术思想，没有将部队及时拉出去以保存实力，结果，在 2 月 2 日的战斗中，赵旅在敌人飞机、坦克、铁甲车炮火的猛烈轰击下，损失惨重。团长吴永和，营长苏成翔，连长金永山、张金城、李振海、张宝库及排长刘金胜、何万胜等 20 多名军官英勇牺牲。士兵也伤亡六七百人。

而总司令部派出的增援部队王孝芝团，虽已赶到双城，因见战斗十分激烈而畏缩不前，致使赵旅孤立无援，不得不撤出双城。3 日，双城陷于敌手。

日军占领双城后，兽性大发，对赵旅进行疯狂的报复。未及撤走的负伤官兵均被日军用刺刀挑死，无一幸免。残忍的日军对牺牲官兵的遗体也不放过，多被剖腹、挖心，以泄其恨。他们还不准当地百姓收尸掩埋，暴尸野外多日，任凭狼噬狗啮。直到春节过后，才准其掩埋。人民敬仰英烈，纷纷捐棺购地，将数百具赵旅官兵的忠骸葬在双城西门外十里铺处，并树“赵旅忠勇墓”碑。解放后，赵毅曾于 1955 年写信给黑龙江省副省长李延禄，询问此事，李复信称此事属实，地方每年均按时祭扫。

1932 年 1 月 31 日，即双城阻击战发生之时，依兰镇守使兼 24 旅旅长李杜和东铁护路军总司令丁超（以后附逆）在哈尔滨发起，组成吉林省自卫军总司令部，李杜、丁超为总司令，冯占海副之。吉林省警务处长王之佑（以后附逆）为前敌总指挥，赵毅为后路总指挥。这样，哈尔滨外围保卫战遂于 2 月 3 日在吉林自卫军总

司令部的指挥下展开。

赵毅率 22 旅退出双城后，对所部重加整顿，立即参加了保卫哈尔滨的战斗。赵毅率 22 旅（不足两个团）防守哈尔滨的上号地区，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苦战两日之久。北满重镇哈尔滨遂于 2 月 5 日陷于敌手。日伪汉奸对赵毅恨之入骨，但又无法下手，不得不搜寻赵的眷属，终将其弟赵禹珊捕去，赵禹珊险遭毒手。

哈尔滨保卫战的失利，使当时吉、黑两省的抗战局势发生急剧变化。赵毅率部退至同宾，旋收复延寿、株河、苇河、一面坡等处。赵毅在日军发起的冬季“扫荡”的频频的围剿下，苦撑数月仅以身免。于 1932 年夏辗转进关。至此，以东北军为主体的抗战走向沉寂，东北各地义勇军代之而起。

1933 年初，日军占领榆关后，侵略矛头直指热河，张学良率东北军进行长城抗战。时组织两个集团军，他和张作相分别担任第一、二集团军总司令。赵毅在张作相集团军总司令部任参谋。“九·一八”事变后，热河省主席汤玉麟在日本的诱降和张景惠的劝说下，尚游移不定，脚踏两只船。所以长城抗战爆发时，张学良调集军队增援热河时，汤玉麟从中作梗。张学良欲撤换汤，张作相恐由此激起汤变，造成东北军分裂，因此力主暂缓。张作相遂派赵毅前往承德，口述三条忠告汤玉麟：一、大元帅领导我们几个人创立了东北家业，现在我们服从张副司令就是服从先大元帅，也算对得起死者；二、叙帅（张景惠）已上贼船，千万不可跟他走；三、关于中日问题，要静观时局演变，静候中央政府交涉，万不可造次。汤玉麟得赵毅口述三条忠告，对张学良援热部队不再从中作难，赵顺利完成了任务。

热河失陷后，赵毅调到 112 师任副师长兼参谋长，对该部的整肃很有起色。1934 年，张学良归国后就任豫鄂皖“剿总”副司令代总司令职。在武昌徐家棚，张学良召见了赵毅，相谈甚为投契，遂调赵毅为 120 师师长。1935 年 5 月，张又将赵毅调到身边，

任高级参议。此后，赵毅往来于武汉、上海之间，曾代表张学良给在上海的宋庆龄送去捐款数万元。这期间，赵毅在上海结识了杜重远、邹韬奋、胡愈之等人，通过他们，赵毅读了不少进步书刊，思想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对中国共产党有了新的认识。1936年3月，赵毅奉张学良之命，以张的高级参议身份到上海找到李杜，把李杜为张学良在上海寻找到了的“朋友”——共产党人刘鼎接回西安。因此事须秘密进行，不能出半点差错，张学良考虑再三，才决定派赵毅去，足见张对赵毅的信任。赵毅不辱使命，一路上对刘鼎多方照顾，于3月下旬顺利接到西安，完成迎接共产党代表的任务。

与此同时，李杜拟回东北组织义勇军一事即将成行。张学良对李极表支持，原准备派应德田陪李同行，届期改派具有军事才能，在东北坚持抗战一年多，且与李熟悉的赵毅伴李北上。赵毅久已厌恶内战，遂欣然同意去东北。

1936年4月9日，张学良与中共代表周恩来在肤施举行会谈，张的飞机上除了刘鼎、王以哲外还有赵毅。会谈中，张学良将李杜、赵毅经苏联回东北组织义勇军之事告诉中共代表，中共遂请张学良协助，把在上海的毛泽东的儿子毛岸英、毛岸青及革命干部子弟董寿祺带往苏联。赵毅遵张学良之命妥善办理，带他们乘“康脱罗号”邮船抵达法国。因苏联拒绝李、赵入境，赵毅只好将毛岸英等移交给中共旅欧负责人，后奉张学良电召归国。

1936年7月，张学良组成秘密核心组织抗日同志会，创立时只有以张学良为首的15人，成立后陆续参加的有70余人，赵毅是将级军官参加者之一。

1936年11月，张学良任命赵毅为120师师长，驻防甘肃镇平、环县等地。西安事变发生后，为堵截中央军沿陇海线西进，赵毅率120师开到渭南布防。赵毅参加了周恩来在西安召开的军官会议。周恩来反复说明当时形势，指出争取和平解决西安事变、释放蒋介石的必要性。然而一些人却在会场周围持枪示威，扬言

“要敢放蒋者，予以格杀。”赵毅是继王以哲后积极支持周恩来讲话的人。因而遭到少数不明大义的主战派的嫉恨，在“二·二”事件中，赵毅是少数暴乱分子要除掉的几十名军官之一。

“二·二”事件之后，东北军高级将领借口留在西北安全没有保证，决定放弃执行甲案，改行乙案。东北军东调豫皖后，蒋介石以整编为名削弱东北军，120师番号被取消，赵毅被降级使用，出任331旅旅长，仍归57军建制。不久赵毅调49军109师任中将师长。驻守河南信阳。“七·七”事变发生后，49军徒步至许昌、兰封登车，经平汉线、陇海线北开，车行近一周始抵达华北前线。担任沧县、景县的防守任务。时值大雨滂沱，水深齐腰，官兵泡在水里，但个个斗志昂扬，杀敌之锐气不减。9月22日，49军阵地遭日军攻击。109师守卫在沧县车站，师长赵毅亲临前线指挥，鼓励大家要英勇杀敌。御敌六七天，49军伤亡惨重，仅109师49团伤亡军官30余人，占全团军官的三分之一，士兵伤亡三百余人。部队完成阻击任务后，又被调往淞沪战场。忽儿南拉，忽儿北调，部队疲惫不堪，这也是蒋介石牺牲杂牌军保存嫡系所用的惯伎。109师南下途经山东韩复榘防区时，韩下令不准东北军入境，造谣说“东北军到处抢掠老百姓的衣物”。为严明军纪，赵毅亲带特务连，在黄河大桥上逐个检查官兵，结果无一藏有百姓衣物者，赵毅义正严辞质问韩复榘，韩无言以对，允许放行并送了慰问品。

1937年10月底，第49军开赴淞沪战场。109师在黄渡附近集结。11月初，又移至纪王庙、马目桥一线。109师在上述两地遭到日军攻击，部队伤亡很大，团长高睦烟、继任团长姜奎举先后牺牲。11月中旬，109师又奉命开赴嘉兴增援。赵毅带领葛宴春、赵镇藩两旅长和参谋长等先期到达嘉兴视察地形、了解情况。该地右翼是沪杭路，左为太湖，是一平坦开阔的稻田地，树木稀少，在约3千米的狭长地带无险可守，只凭官兵们挖的散兵坑掩蔽御敌。109师布防在左翼。官兵们进入阵地后，斗志昂扬，日以继夜废寝忘食的构筑工事。尚未就绪，敌人约一个师团在飞机大

炮的掩护下开始进攻赵师，战斗相当激烈，109师以劣势装备对付优势之敌，持续一昼夜，4名团长阵亡3名，营长伤亡三分之二，待增援部队将109师换下来时，全师已损失殆尽。撤出战斗时，一个约1万5千人的师仅剩下2000余人。大部分战死疆场或溺水而亡。赵毅痛苦地对残部官兵说：“东北人流离失所，无家可归，现在正是大好时机，收复失地，给东北父老报仇。不料国仇未报，竟阵亡于异乡，我们活着的人决不能退缩，不但要雪耻，而且要报新仇。”其语极为悲痛感人。

12月，49军撤到安徽境内南陵、泾县。赵毅奉命将109师残部交给105师，他率全师军官到武汉，准备重新组建109师。109师组建工作经军长刘多荃和赵毅多方奔走，到1938年初始有眉目。但蒋介石拨来的预备第5师是个徒手师，师团长大都是蒋的亲信或黄埔生。刘多荃倾囊而出，将原张学良装备给105师的武器，配给了这个新师。结果，经过短期训练后，准备开赴台儿庄前线时，4个团长联名请假，部队无法开拔。赵毅见状又气又急，声音嘶哑流着眼泪对部属马万钟说：“这真是把我们看成所谓‘劫持领袖的余孽’，打碎不用了。”不久，赵毅被调到73军任副军长，实际上是明升暗降。

1938年春，赵毅曾与黄显声密商，准备奔延安投共产党，后因黄显声被国民党特务秘密逮捕而未果行。赵毅被迫离开武汉到江西景德镇出任第77军副军长。1940年，南昌陷落，赵毅离开77军奔赴贵州省，出任镇遵师管区司令，做征募工作。镇遵是少数民族聚集地区，因国民党政府的腐败，在征兵工作上经常有民变抗征的事件发生。赵毅到职前，就曾经发生过县政府被抗征的变民捣毁，县长、兵役科长及新兵队长三人被杀的事件。有鉴于此，赵毅上任伊始，就广泛地宣传征兵的意义，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同时“平等、平均、平允”的执行征兵法令，严禁营私舞弊，使贵州省半个辖区的兵役工作走上了正轨。赵毅在镇遵管区任职3年中，再没有过抗征或逃避服役的事件发生。赵毅在镇遵工作成绩

突出而受到军政部的明令褒奖。1942年，赵毅从贵州调到四川省永川师管区，在永川工作3年，在兵役工作上仍取得显著成绩，为抗日战争做出了一定贡献。

1945年5月，赵毅调任32军副军长，在湖北宜昌正面战场上对日军作战。

1945年8月，中国人民经过14年的浴血奋战，打败了日本侵略者，取得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中国共产党根据当时的形势变化，决定打击、阻止国民党北进，发展和控制东北。八路军和新四军立即由关内进入东北地区，先后打下山海关、绥中、锦州等地，沿途接管了许多县、市，很快进入了沈阳。为了领导东北工作，增派大批干部，彭真、陈云、伍修权等前往沈阳，组成了中共中央东北局。蒋介石没有想到解放军进入东北并接管沈阳如此神速，于是在美国的支持下，大批国民党军队被美国飞机、军舰运至东北，准备参加内战。这时赵毅所在的第32军调往彰德，赵毅由于厌恶内战，遂辞职返回东北。行至锦州，被时任东北行辕主任的熊式辉推荐，到中调执行部27中心小组任组长。因为是执行就地停战令，所以赵毅很乐于接受该职。

依据重庆最高军事三人小组（周恩来、陈诚、马歇尔）达成的协议，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决定于1946年3月成立东北执行停战27、28、29、30四个小组，赴东北战场，执行停战命令。4月初，中共代表饶漱石、伍修权和李立三；国民党代表是赵毅、尚传道等；美方代表载梯乐上校，齐集沈阳，下榻处是沈阳和平区中苏友谊社7楼。

其实，这不过是美蒋反动派玩弄的又一阴谋把戏。国民党集团已于1946年1月13日公然破坏了停战令，调动大批军队，以沈阳为中心向周边解放区发动进攻。蒋介石一面密令熊式辉，尽量拖延停战小组执行监督停战的命令，以监督停战为掩护，做发动全面内战的准备。然而赵毅从和平的愿望出发，真心诚意地希望国共化干戈为玉帛，不愿东北家乡父老再遭战乱之苦。当国民